

吳戈

菲律賓華僑善舉總會的角色嬗變



菲律賓華僑善舉總會150餘年的歷程，是一部功能不斷演化、角色持續拓展的生動歷史。這嬗變背後，折射的正是菲華社會從「僑居」到「定居」、從「封閉」到「融合」的深層變遷。

崇仁醫院的蛻變，是解讀這一歷程的絕佳樣本。1891年，西班牙殖民時期華僑備受歧視，殖民者所辦醫院拒絕收治華商，甲必丹葉龍欽遂集資興建崇仁醫院，初創時僅設中醫，服務對象囿於華僑社群。1917年添辦西醫部，此後逐步配備X光機、手術用具等現代設備。戰後才是真正的轉折點。數據顯示，戰後初期至50年代末，菲人與華人求醫人數已大體相當；60年代起菲人反超；到80年代初，菲華求醫比例竟攀升至15比1。免費病人數字同樣觸目：1945年菲人72人、華人42人，1965年則為菲人1346人、華人104人。這組數據清晰地宣示，崇仁醫院已從專為「病僑」而設的診所，蛻變為不分種族的「惠民醫院」。今日崇仁擁有近千名醫生、700余張病床，名列全菲五大醫院，從「華僑醫院」到「惠民醫院」的跨越已然完成。

華僑義山的功能演進，同樣耐人尋味。1870年，甲必丹林旺購地建義山，專為無法葬入天主教公墓的華僑提供埋骨之所。然而，義山最終超越了安葬功能，成為承載菲華兩族共同記憶的歷史空間。日軍佔領菲律賓期間，楊光注總領事及七位館員、九名愛國僑領在此就義，77名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烈士長眠於此。戰後，善舉總會興建了「華僑抗日殉難烈士紀念堂」和「菲律賓華僑抗日烈士紀念碑」，定每年四月十五日為菲華烈士節。2014年起，中國駐菲大使館每年組織清明祭奠，2025年黃溪連大使率百餘人代表團獻花致敬。義山墓園建築風格的變遷，更折射出華人社會心態的起伏。早期墳墓簡樸實用，20世紀中葉後出現摩羅比之風，與附近菲人貧屋形成鮮明反差，招致非議。1970年，莊清泉董事長倡議將「亡人節」掃

墓改為清明前後十日，革除奢靡。他的倡議得到全僑響應，自1971年實行至今，成為華人社會自我約束、主動融入主流的明智之舉。

養老與救災領域，善舉總會的關懷同樣在延展。1951年創設的華僑養老院原名「收容所」，收容對象逐步擴展至華裔老人；每年與《聯合日報》合辦「聖誕濟老運動」，已成菲華各界共同參與的慈善盛事。2021年疫情中，旅菲華僑工商聯總會仍通過銀行轉賬捐贈善款。自然災害面前，善舉總會的跨族群動員能力尤為突出：1968年瑜美大廈倒塌，崇仁救護人員馳赴現場，15名醫生、18名護士夜以繼日搶救；1972年颱風肆虐，醫療隊深入災區一月；1964年峴倫洛區大火，公所首倡捐獻並發動會員，前後發放賑金九萬餘元，受賑災民4500餘人，既有華人也有菲人。

更深遠的是慈善所催生的「溢出效應」。在政治參與上，善舉總會與菲華商聯總會密切合作，就涉華政策與行政、立法、執法部門常態化溝通，維護華人華裔權益。面對戰後層出不窮的「菲化案」，總會配合菲華西醫學會積極交涉，促成司法部核准華僑醫生、護士參加會考並執業。在國際外交上，崇仁醫院每年收治大量免費病人，醫療隊足跡遍及全菲，用行動塑造了華人「樂善好施」的形象，多次獲菲律賓僑務局表彰，2023年榮獲馬尼拉「模範企業機構公民獎」。在文化傳承上，義山內的抗日紀念碑、紀念館年復一年吸引訪客。2026年元月，善舉總會在義山崇福堂舉行成立149週年暨第130屆職員就職慶典，中國駐菲大使井泉親任監誓員，期待華人華僑「起著溝通橋樑作用，全力支持推動中菲兩國關係健康發展」。

從「救僑」到「惠民」，從封閉慈善到開放融合，善舉總會一個半世紀的角色嬗變，暗合著菲華社會的時代脈搏。慈善不只是施與受，更是族群間建立信任的橋樑；社團不只是互助組織，更是參與公共事務、推動社會融合的平台。這或許正是善舉總會留給我們最深沉的啟示。

陳德民

泉州，他筆下的根

——讀賀彥豪《非常泉州》



我第一次翻開賀彥豪的新著《非常泉州》的時候，窗外陽光明媚。翻到《走過「海上絲綢之路」的古街》那篇，讀到少年時的賀彥豪在台魁巷裡捉迷藏、在東西塔上掃蝙蝠屎、在龍眼樹上偷摘果子吃，我忽然覺得，這不是在讀一本書，而是在聽一位老友坐在老榕樹下，搖著蒲扇，慢慢地、笑瞇瞇地講他一輩子的故事。

賀彥豪這個人，我雖還沒見過面，但你看他的照片，濃眉大眼；電話裡傳來的聲音，勢若洪鐘。他自己說，其長相不偉文。可他偏偏就是個文人，還是個死心塌地、寫了一輩子文章的文人。從拉板車的少年，到山區的知青，到礦山的工人，再到企業報的編輯、記者，最後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——這大半輩子，他手裡握過板車的麻繩，握過砌牆的瓦刀，握過礦井的鑽頭，最後，他握住了筆，就再也沒有鬆開過。

這本《非常泉州》，是他寫給故鄉的第十三本書。六十七篇文章，分三輯：風光、食事、鄉風。看起來是遊記、是美食、是民俗，可你讀進去就會發現，這哪裡是什麼分類，這分明是一個人把自己一輩子對一座城的記憶，一塊一塊地、仔仔細細地撿拾起來，擦乾淨上面的灰塵，然後擺在你面前。

他寫西街，不是寫遊客眼裡的東西塔。他寫的是西街365號——那個地方先是味精廠，後來變成織布廠，他母親在那裡工作，他家就住在廠裡。他寫的是母親說過的話：「廠是咱們的家，我們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它。」他寫的是菜市場裡那個農村姑娘，拉著他衣角怯生生地叫「大叔」，臉一下子紅了。這些東西，導遊詞裡沒有，旅遊手冊上也沒有。這是只有在這裡生活過、在這裡哭過笑過餓過飽過的人，才寫得出來的。

他寫紅燒肉，寫三合面，寫上元丸。你看著看著就餓了，可餓的不是胃，是心。他寫母親做三合面，把麵粉蒸熟、翻炒，加糖和豬油，晾涼了裝在包裡，托知青帶給在山區插隊的他。信上說：「兒啊，幹完農活回來，你若餓了先泡三合面充飢，咱家裡窮，也沒什麼東西給你，三合面是最好的美食。」讀到這裡，我鼻頭一酸。這哪是寫美食，這分明是在寫天下母親說不出口的那份心疼。

他寫知青歲月，寫那個和村民打賭吃下八斤蕃薯、得了個「八斤」綽號的少年。寫那個在礦山除夕夜喝得爛醉、被人用擔架抬回宿舍的年輕人。寫那些苦得不

能再苦的日子，可他寫出來的，不是怨，不是恨，而是一種過了幾十年回頭看，還能笑著說出來的坦然。他說：「不經歷過苦難折磨的人，哪懂得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？」這話樸素，可樸素裡藏著半輩子的重量。

他的文字不華麗，不炫技，甚至有時候帶著一點閩南人特有的「地瓜腔」式的質樸。可他寫的東西，就是能讓你往進去，讓你覺得自己也站在了那條古街上，也聞到了麵線糊的香味，也聽到了開元寺的鐘聲。

後來我想明白了。他文章的好，在於「在場」。他不是去採訪、去採風、去體驗生活，他本身就是生活。西街不是他「去」的地方，是他長大的地方。麵線糊不是他「品嚐」的美食，是他從小吃到大的味道。南音不是他「欣賞」的藝術，是他小時候在戲台下仰望的燈火。

所以他筆下的泉州，不是旅遊宣傳片裡的泉州，不是歷史文化名城名片上的泉州，而是一個有體溫的、會呼吸的、長滿了人間煙火的泉州。那些古街、古寺、古橋，不是冷冰冰的文物，而是他捉過迷藏、偷過龍眼、掃過蝙蝠屎的地方。那些名人故居、歷史遺跡，不是教科書上的知識點，而是他從小聽大人講古、在巷口曬太陽聊天的地方。

《非常泉州》這個書名，起得好。「非常」兩個字，不是「非常了不起」的意思，而是「不是尋常的」——這不是一本尋常的寫泉州的書。尋常的書寫泉州，寫的是名勝古跡、歷史沿革、風土人情。賀彥豪寫泉州，寫的是他自己。他把自己的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，都寫進了這座城。西街有他的童年，德化有他的知青歲月，礦山有他的青春，百源池畔有他的文學夢。他和泉州，已經分不開了。他從少年走到白頭，一路走，一路記，把腳下的每一塊石板、耳邊的每一聲叫賣、舌尖的每一種味道，都變成了文字。這些文字，就是他為故鄉立下的碑。不是石碑，是紙上的碑，是墨寫的碑。風吹不走，雨打不爛，只要還有人讀書，這座碑就一直矗立著。

寫到這裡，我又想起他在《書齋裡的小天地》裡寫的那句話：「躲進小樓成一統，管他冬夏與春秋。」這是魯迅的詩，他用在自己身上，倒也貼切。可我又覺得，他其實從來沒有「躲」進小樓。他一直都在生活裡，在煙火裡，在這座叫泉州的古城裡，熱氣騰騰地活著，認認真真地寫著。

這就夠了。對一個人來說，一輩子能夠這樣，值了。

龔強強

守護健康守護生命守護愛（下）

——菲律賓慈濟醫院動土典禮側記



來賓施志雄大德也表示：「很榮幸受邀參與這麼殊勝的動土儀式，看到各界人士齊聚一堂，共同見證，我內心充滿敬佩。蓋醫院是為弱勢族群解決病苦、排憂解難的善舉，意義深遠。慈濟真正做到了『人傷我痛，人苦我悲』。願這座醫院早日落成，造福更多需要幫助的人。是的，這裡沒有炫耀，只有謙卑與愛。這所醫院將不只是華人的慈濟，而是所有菲律賓人的慈濟。」

執行長的期許與感恩
在莊嚴的動土儀式中，菲律賓分會執行長楊國英上臺致詞，他回首來時路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菲律賓慈濟基金會成立至今，已走過三十多年。1995年，菲律賓慈濟義診開啟了新篇章。當時，由志工陪同醫療團隊前往碧瑤市展開醫療服務。那時候，醫療資源極為匱乏，醫師們親手搭建病床與点滴架，夜晚就睡在簡易摺疊床上。就是從這樣艱辛而簡樸的起點開始，我們至今已在菲律賓各地舉辦了近百場義診。在此，我要向所有慈濟家人與醫療志工們，獻上最誠摯的感恩，謝謝大家長年以來無私的付出與守護。」

他接著說道：「今天，我們懷著一份真誠的願心，共同為佛教慈濟醫院奠基。一路走來，感恩所有志工與捐贈者始終同行，也感恩今日蒞臨的每一位貴賓。」

短短幾句話，卻道盡了三十年的汗水與堅持。從碧瑤山城的期一張摺疊床，到如今這片即將聳立起現代化醫療殿堂的土地，每一步都是無數人用愛鋪設而成。執行長的言語落下時，現場許多志工不禁紅了眼眶——因為他們正是那段歷史的見證者，也是這分願心的延續者。

一場及時的吉雨
動土儀式圓滿後，午後時光悄然流轉。當日下午四時許，原本晴空萬裏的天際，忽然湧來一片溫柔的雲層。正值大暑時節，已連日無雨，大地乾渴許久，眾人心中也默默期盼著一絲清涼。就在這時，天降甘霖——雨絲細密而輕柔，落在方才翻動的黃土上，揚起一陣清新的氣息。這場雨來得突然，卻不帶絲毫狂暴，彷彿天地也為這座醫院獻上最深的祝福。志工們驚喜相望，不禁合掌感恩：這是一場「吉

雨」啊！大暑時節的久旱逢霖，正如貧病眾生等待醫療的甘露；雨水潤澤了土地，也潤澤了每一顆守護生命的心。短短半小時後，雨歇天晴，夕陽餘暉映照在濕潤的動土臺上，彷彿預告著——慈濟醫院將如這場及時雨一般，為無數乾渴的心靈帶來希望與生機。

不忘初心、守護眾生
回顧慈濟的歷史，從花蓮慈濟醫院的筭路藍縷，到全球各地醫療據點的設立，證嚴法師始終秉持「尊重生命」的理念。醫院不是建築物，而是大醫王與志工們共同守護生命的道場。

菲律賓慈濟醫院的興建，源於多年來慈濟在當地的慈善與義診基礎。菲律賓貧富差距懸殊，許多偏鄉居民連基本的感冒藥都買不起，更遑論手術或住院。慈濟人一次次深入災區、貧困社區，見苦知福，親眼看見疾病如何拖垮一個家庭，也看見醫療如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。

「我們要蓋的，是一間有溫度的醫院」這裡不會因為病人沒錢而被拒於門外；這裡會有大醫王彎下腰來傾聽病苦；這裡會有志工送上溫暖的關懷——因為這裡是慈濟。

立願的時刻
當與會嘉賓與志工們共同手持金鏟，為這片土地灑下第一把土時，微風中揚起的塵土，彷彿帶著無數人的祝福飛向天際。那些在烈日下扛起重四百公斤柱子的工人、那些反覆拉緊紅布條的志工、那些在深夜仍在討論論線的師兄師姊——他們的付出，終於有了具體的開端。

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動土只是開始。未來的建設、營運、醫療團隊的養成、社區衛教的推廣……還有長長的路要走。然而，正如同那根高高豎起的動土柱，穩穩地立在天地之間——只要心願夠堅定，再大的風雨，也吹不倒守護生命的願力。

證嚴法師曾說：「生命只有一口呼吸的長短，但愛可以延續到永恆。」菲律賓慈濟醫院的每一磚每一瓦，都將銘刻著這一分愛。願它成為暗夜中的一盞燈，為貧病無依的人，照亮一條有希望的路。

守護健康、守護生命、守護愛——這不只是主題，更是慈濟人永不改變的誓言。

（全文完）

林輝煌

慎言，安身立命的人生必修課



「不議人非，方能遠離是非；守住口舌，才得守住安寧。」這則處世箴言，道出了中國人長久以來的修身智慧：我們苦苦追尋的內心平靜與人際和睦，往往就藏在對言語的審慎約束之中。慎言，不是沉默寡言，不是明哲保身，而是一種通透的修養、一份厚道的善良，更是每個人安身立命、求得人生安寧的必修課。慎言，是守護內心寧靜的一道屏障。中華傳統文化向來看重言語的分寸，孔子提倡君子「訥於言而敏於行」，鄙視道聽途說、妄加議論的行為，其本意便是提醒世人，少評判他人，多精進自己。《菜根譚》裡講「不責人小過，不發人陰私，不念人舊惡」，短短三句，把慎言的道理說得明白。不揭人之短，不道人之私，不記人之過，表面是給別人留體面，實則是為自己掃心塵、遠紛擾。晚清曾國藩一生治家，最看重「戒多言」三個字，他深知，言語放縱最耗精神，也最招禍端。把議論別人的心思收回來，用在自省與做事上，心自然定，氣自然順，外界再喧嘩，也難亂方寸。這份由慎言養出的沉靜，便是抵禦世間浮躁最踏實的力量。

慎言，是淨化人際往來的一股清流。生活裡的矛盾，很少源於真正的利益衝突，多半敗在隨口一句閒話、一次無心評判、一場不負責任的傳播。《增廣賢文》說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非人」，一語道破言語的陷阱：喜歡搬弄是非的人，終究會困在是非裡。話一出口，如同箭離弦、

水潑地，再難收回，尤其在信息傳播飛快的今天，一句不經思考的話，很可能引發一連串誤解，甚至傷害。慎言從不是不說話，而是說話有分寸、有底線、有善意；未經核實的事不亂說，涉及隱私的事不瞎說，傷人面子的話不說。守住言語的邊界，就是守住人與人之間的信任，讓相處少一點摩擦，多一點舒服。

慎言，也是支撐公共生活的一塊基石。一個健康的社會，需要理性的聲音，更需要負責任的表達。古人說「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」，是提醒不可堵塞民意，但絕不是縱容造謠、非議、攻訐。公共空間若滿是對人的指責、私下的議論，而非對事的理性探討，社會的凝聚力就會被慢慢消耗。慎言之於公共生活，就是堅守「對事不對人」，把焦點放在事實和道理上，而非個人恩怨與口舌之爭。人人出言有度，社會便少一分戾氣，多一分清明，每個人都能安心做事、坦蕩做人，社會這艘大船才能行穩致遠。

說到底，慎言的真諦，不是教人沉默，而是教人懂得何時開口、如何說話。事關公義原則，要敢於發聲、理性建言；關乎私人生活、無關緊要的瑣事，則要守住分寸、不議人非。敢言有擔當，慎言須理性，二者合一，才是成熟的處世之道。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；一言暖人，一言傷人。管好自己的口舌，守住言語的底線，便是守住了內心的安寧，守住了人情的溫暖，也守住了生活的清明。這門看似簡單的人生功課，值得我們用一生去修習、去堅守。

菲律賓商報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 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 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 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 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 傳真：82411588
 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 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UPMG GROUP